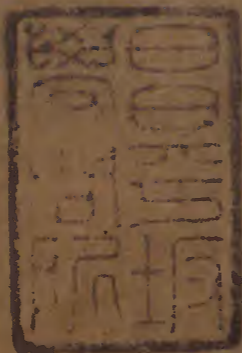


# 孟子精義

九之十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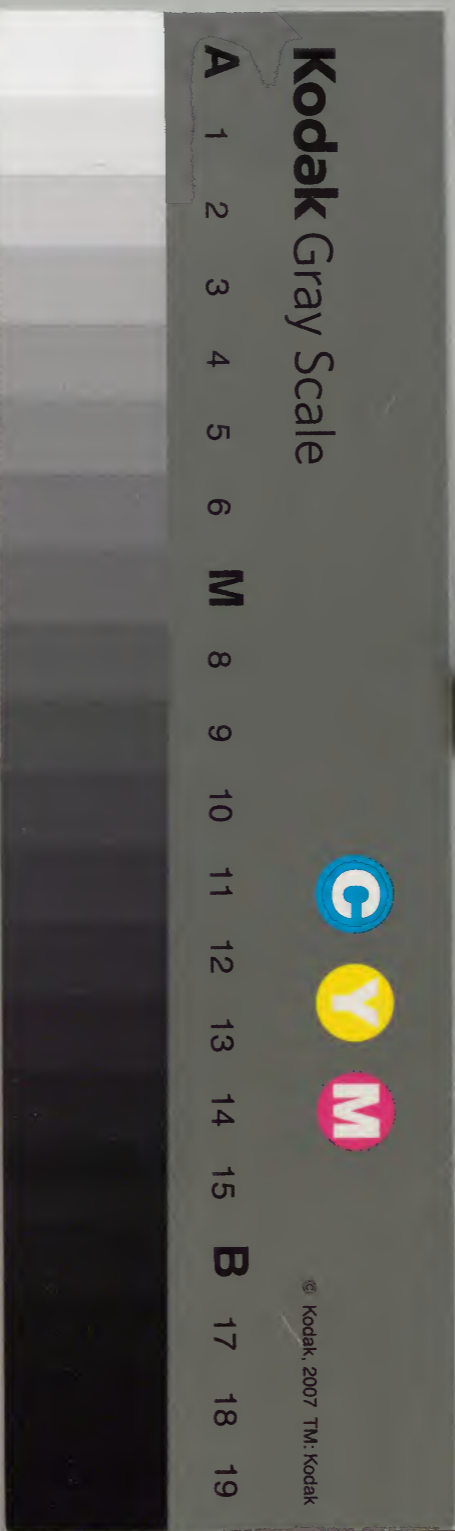


				八	五				
				一	一	一			
				四	三	九	三		
				册	架	函	號	類	

				八	五				
				一	一				
				二	四	三			
				架	册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13
册數	14	( 13 )
函號	275	135

論孟精義十三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章

楊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

患不順于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

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

子之道四年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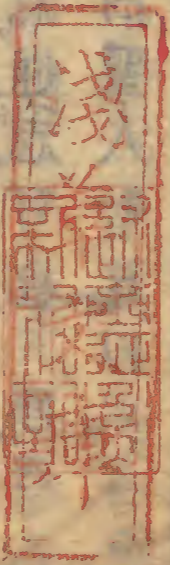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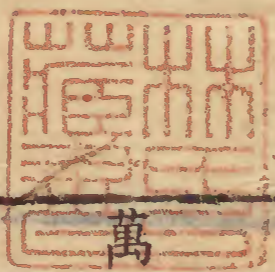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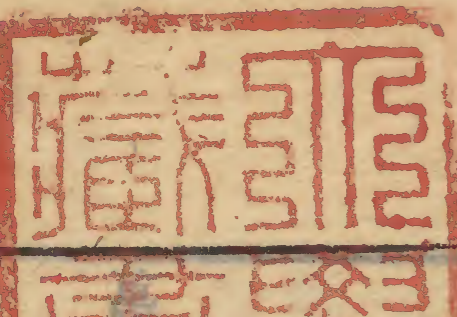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

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

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

十而慕者以此也



論語精義 卷九

尹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伊川曰舜不告而娶須是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其父頑過時不為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為事堯奚為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匿而治之非堯也又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舜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

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况于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于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為天子安有是事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人情天理于是為至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叔其用心一也橫渠曰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者也所覺者先也又曰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不宿怨也游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

陷父于廢太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為猶告楊曰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如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又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于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

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于畝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季當時亦不暇辨尹曰臣觀此一章人情天理于是為至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章尹曰聖人之心一言以蔽曰公而已矣常人作為以求之則有差焉不可不知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詩不可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尹曰萬物紛處則見諸天眾言殺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

不可二字衍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尹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為一道者豈窮理者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伊川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善人非耶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何為而夭距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又曰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

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項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楊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季武王之武皆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

也  
尹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唯孟子識之  
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舜禹益相去久遠其  
子之賢不肖非人之所能為也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  
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明道曰我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  
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  
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  
之而已又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  
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  
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

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斯道覺斯民蓋言天  
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  
定達可行于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  
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或問伊川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  
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  
知此事覺是覺于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  
于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又曰君子之學則使先知  
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後知以明民將以愚之其  
亦自賊其性與

明道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

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呂曰伊尹知道之在我當使天下均被其澤不知時之不  
可以有為不見治亂之有間所謂先覺者覺其在我者爾  
五就湯祭其無傷于先覺乎又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  
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然猶未及聖人之大成者豈非聖人之憂天  
下不如是乎蓋亦有命無心而已如五就湯祭孔子之所  
以不為今學者任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  
所與失其性若有疾痛在身未有不求其所以治者其得  
志不得志則亦有命如疾不可不治愈不愈則有命存焉  
楊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  
之四方有定位焉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

論語精義

卷之九

五

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  
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所視聽手足之所舉履無非道  
者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伊尹耕于莘之野以樂堯舜  
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  
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  
若伊尹則所謂知之者也又曰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  
弟而已矣第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入病不求耳伊  
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以寒而衣飢而食日  
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  
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又曰一介之與萬鍾  
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所  
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

論語精義

卷之九

五

則一介不以與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于義而已予之膏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于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于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于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忝此知所取者也又曰伊尹獨不言風者伊尹澤及天下故不言風也又曰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予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尹曰宜乎君子之所爲衆人不識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章

孟子卷之九

九

伊川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于人事不得不盡又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呂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無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

孟子卷之九

九



所主當  
作所為  
主所為  
主當作  
所主

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于命故益避啟而  
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  
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于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  
鍾為孟子之所辭一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楊曰義命常相隨無義則無命也  
尹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此不易之論  
萬世之法也萬章親炙孟子猶于或說有疑焉身在其知  
義命哉去聖愈遠邪說異論蓋不止於此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章

尹曰當是時也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  
度聖賢故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九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伊川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乎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又曰夷  
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  
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  
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  
人于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猶有流者夷惠  
之行不已其流必至于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  
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于偏其流  
則必有害至于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幡

而猶之  
問曰氏  
防字  
至于之  
子程氏  
清善在  
如

孟子精義

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任

問伊尹出處合于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明道曰終是任的意思在

伊川又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

如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

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

不義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

行之開氏遺善有者字

則程氏遺善有者字

知知至之事篤行便行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

橫渠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又曰清為異物和為狗物又曰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

止此出處之時也至于語言動作皆有時也又曰知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楊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

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道不行于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垂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于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耶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于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矣曰智便是用處否曰用智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如此却是以智爲妙矣曰聖人之于

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能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也與 又曰王氏言聖人所以大過入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

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為此說者何不思之甚耶。由湯至于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聖賢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于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况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耶。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蓆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為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于進則不可也。湯三使

論語精義 卷十

三三

往聘之然後輒然而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為必于退則不可也。方其避紂居于海濱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為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不過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則皆能以朝諸侯一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于聖人者也其可以為孔子乎。夫

論語精義

卷十

三三

論語精義  
以三子為聖人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  
釋孟子之言安得強為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  
于聖人又當自有所見縱得孟子之旨安與吾事問使  
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  
就然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  
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  
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  
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尹曰孔子集大成或清或任或和也金聲則有隆殺玉振  
則始終如一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于  
其間矣譬夫射遠焉至者可以謂之力中者非力也中者  
未必能遠遠者力也

此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明道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  
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  
皆掇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  
盡信而曲為之辭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尹曰當孟子之時周室之制固已不見其籍矣而况繼之  
以秦火之後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橫渠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  
之所賤矣

尹曰堯之尊親真所謂尊親也親疑當作賢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尹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為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為貧為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便是為兆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楊曰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于魚鹽百里奚起于市苟不失義雖賈儉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强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

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于錐力之未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也不然則未免有求于人如潘間之為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于吾君之為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

尹曰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楊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于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太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

孟子卷一

獻酬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之義也孔子尹曰孔子之進退辭受言之備矣孔子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呂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人不我知則賤當役實君子

不耻役而世人耻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

而世人不耻也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所守蓋如

此此條當係尹氏或屬上文

孟子謂萬章曰一卿之善士章

尹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是以論其世也言上有古人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而論也

有疑當作反

又曰誦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不能盡

齊宣王問卿章

盡疑當作何不字

或問易位之事三仁于紂盡不行之乎楊曰但言其有此理也豈可以常為嘗以伊尹之事觀之信有之矣又問易位與去以恩義言之否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理又曰

宣王問孟子卿則當以正對益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尹曰事君有犯無隱孟子之言每如此問孟子此言豈

不起後世強臣擅廢立之事乎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

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一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王無不勉其公難始其言曰性  
不惡也世有以性惡言之者亦曰性  
年曰性善也其辨類類五十之五其  
實主用正也辨別當以五性蓋不  
好與夫以惡為性之說曰性惡之  
性惡實可以性善管以性善之車  
有問及此之者孟子曰性不仁之  
性其王門辨章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尹曰人性之無不善告子所不知也故孟子嘗言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謝曰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為不善但非性之

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

為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

亦在

尹曰孟子傳聖人之道而得其真高出荀楊之上者知性

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明道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于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于下萬物流傳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全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于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

德程氏  
遺書序  
行

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斤稷之幼克故克疑子越故始生人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

論語精義

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子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伊川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曰性相近若論

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善問他他說便不是也又曰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使相更如際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又曰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  
橫渠曰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抵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在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曰人之剛柔緩急有才有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而反其本使之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又曰告子言生之謂性然天地之性人為貴可一槩論之乎  
楊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愛之以生故也然而善

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  
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于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于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與  
尹曰生之謂性者自其所稟而言之也告子謂生之謂性則是也及乎孟子復問之則其言非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尹曰告子以為仁內義外不亦異哉學者不知大本而妄論若此者多矣無孟子後世何所承乎

孟季子問公都子章

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在外也  
楊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  
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  
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  
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公都子曰行吾敬而已  
尹曰不識大本不足以議道識則不足為難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  
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  
者于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于不  
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于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于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  
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  
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  
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  
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  
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  
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  
者性也可以為輪轅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今  
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  
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  
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  
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

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伊川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着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所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下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且晝之所爲有格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才

料方可爲也如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之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于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伊川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直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又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梁棟

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  
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  
棄安有不可移哉 又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  
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  
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  
爲車或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  
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  
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暴自棄則不可與爲善 又  
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  
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才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  
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

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木有美惡者  
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  
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 又曰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  
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  
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  
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  
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又  
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  
名之以其施之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  
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  
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  
道之所存歟

明道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之謂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又曰稟於天者為性感為情動為心質幹是才又曰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伊川曰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又曰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一子而謂人之性惡性

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又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以無此患

橫渠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不中節則謂惡楊曰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為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二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主在母也母不憂既生

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遂列爲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爲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也又曰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

論語精義  
孟子卷十一

七

矣曰又曰蘇子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苟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夫本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母子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之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爲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爲之議其亦不思之過與又曰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

論語精義

七



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予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信斯言也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也子思之言中和而已亦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且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又曰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于其本文加三四字而已而詩語曰分明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侯曰人性之善如木上達木之性也曲者中規直者中繩

才也性之動便是情主宰便是心

尹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孟子所謂之性也至于善惡異趨賢愚異習豈其本然哉此諸子之惑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或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為洄或行於東或行于西却謂之流也不

明道曰人心之所同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又曰理義體用也

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須知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入有小稱意之事

猶喜悅淪肌浹骨有春和意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  
心緩急但勞苦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呂曰世之信性以似異之惑而反亂其真或以善惡不出  
於性則曰性無善或以習成爲性則曰性可以爲善可以  
爲不善或以氣稟厚薄爲性則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者皆  
自其流而觀之蓋世人未嘗知性也天之道虛而誠所以  
命于人者亦虛而誠故謂之性虛而不誠則荒唐而無徵  
誠而不虛則多蔽于物而流于惡性者雖若味可以善惡  
名猶循其本以求之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不善是則  
虛而誠者善之所由出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今夫麩麥  
皆可以爲美實是不可言無善無不善也地有肥磽猶稟  
厚者惡有不能移稟薄者善亦不易以進非人十已百未

孟子精義 卷之二

是以若人故堯君而有象瞽父而有舜非性也雨露之  
人車之不齊猶習之變化雨露之滋播種以時猶習善者  
也不滋不時猶習惡者習善則成善習惡則成惡性本相  
近而習相遠故文武興而好善幽厲興而好暴亦非性也  
且又曰我心所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  
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謝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先生  
曰此一句幾近不知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  
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  
尹曰知大本者無如孟子善論學者亦無如孟子故曰非  
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夫仁亦在熟之而已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孟子精義 卷之二

五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且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又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盡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或問明道曰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盥盪凡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伊川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自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入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

舍而言也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一又曰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問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要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之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入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楊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自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

放心爾

尹曰人之失其良心者類如此在養與不養而已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伊川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

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

抵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

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

之纔說姑待來日使不可也

尹曰君子孤立而不專難乎為功也奕之小數不專心則

不得而况于為善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呂曰死生貴賤貧富榮辱此眾物者君子莫適就也君子

心存目見惟義而已無是眾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

所往而不為義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喻未知者爾義在

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

尹曰一為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常不失其

本心而已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是所主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

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

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

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

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  
 種生之性便是仁也又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  
 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  
 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  
 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又曰放  
 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楊曰論語言仁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  
 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  
 也最為親切  
 孟尹曰識心性之真而知學之要孟子之賜後學多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不識與人中心已去夫學皆然不  
 尹曰學者何所事乎心而已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尹曰所以養者後學猶不知也非為不知知之亦莫能養  
 孟也曰五德皆章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孟尹曰趙岐謂大者心志是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明道曰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乎其大者  
 孟尹曰其外不為物所引內則思而得之立乎其大者也大  
 者不立其為小人也無疑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孟尹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顛倒  
錯謬失其本心者皆喪天爵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章必以內限而外  
伊尹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公尹曰是亦天爵之義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往之勝不仁也章其也

孟子曰五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尹曰日新而不已則熟不以山天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尹曰不以法式則不可以語學盡法式然後可以至乎成  
其中其巧則成矣教者不能與人中巧在夫學者勉與不

勉耳

孟子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顛倒  
錯謬失其本心者皆喪天爵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章必以內限而外  
伊尹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公尹曰是亦天爵之義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往之勝不仁也章其也  
孟子曰五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尹曰日新而不已則熟不以山天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尹曰不以法式則不可以語學盡法式然後可以至乎成  
其中其巧則成矣教者不能與人中巧在夫學者勉與不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一 終

孟子精義 卷第十一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孟子曰夫天爵之與地爵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尹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

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或曰入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伊川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

又曰君子之教人或強之或拒之各因其所屬者成之而

已孟子之不受齊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

故使歸而求之或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曰聖人之道

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

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未何遠之有此言極有  
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  
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此孟言有異處亦  
須自識得然此其不為與不為而為也  
楊曰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其為孝弟乃在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為聖賢也百  
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又曰孟子之言精粗兼備其言甚  
近而妙義在焉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  
人做了

尹曰道若大路人皆由之在為與不為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寧伊何  
尹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情烏在其孝也

宋慳將之楚章

楊曰宋慳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  
為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  
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  
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  
明人豈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  
之分惟義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

尹曰當是時以利害說為能者多矣天下知利而不知  
義故孟子核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



已

孟子居鄒章

尹曰禮者宜而已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

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楊曰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

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

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其於一也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

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

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

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

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就

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

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尹曰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者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章

尹曰孟子力陳五霸諸侯之罪與夫逢君之惡者當時莫

知其罪也世衰道微非孟子其誰制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楊曰此正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若曰以小易大則非

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以羊易之乃所以為仁引之使

知王政之可為也又如論王之好樂使之與百姓同樂論

楊馬山  
集正下  
清四

同出  
生作周  
疑字當

王之好勇好貨好色而陳同之先王之事疑皆此類也  
尹曰當時之君臣莫或知此天下所以紛紛而戰爭之不  
息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伊川曰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太倫亂若君聽於臣父  
聽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

尹曰不改其道而變其俗則終不可治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尹曰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水治稅之言觀之白圭可  
謂參人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章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

乎執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

尹曰君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尹曰好善優於天下真知言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尹曰士之仕也必歸於正道聽言為上禮貌次之至於免

死則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明道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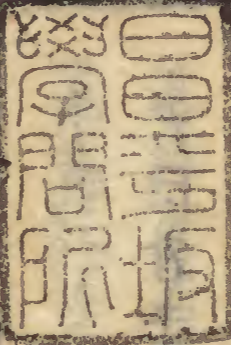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孟子精義

尹曰困窮拂鬱能堅臥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而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之中與詩舉例亦多矣  
明道曰孟子曰教人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波教誨之也  
尹曰教者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故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二終

